

辯妄

安井息軒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521





文庫 11

A 1521

神武天皇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

息軒安井先生著

# 辯妄

中西源八藏版

官許



辨妄序  
我邦服西洋百工技藝之  
靈巧者必併信耶蕪教或  
乃歆敷其教於國中是大  
患也夫耶蕪教之妄誕固

辨妄序



辨  
其  
不足辨然其言甘美尤易  
惑人苟以為不足辨而不  
辨之則彼徒益煽動其氣  
燄盡誘天下之民而歸之  
其勢將不可撲滅矣夫耶  
蘇教者以拜上天為其道

天即理而已矣子之拜親  
臣之拜君是即理也從理  
則吉逆理則凶天之報施  
於人而不爽者也今臣子  
而拜天置君父於無有歆  
以求福是誣天也夫君臣



道息父子情絕禍亂何所  
不至然則辨之不可不早  
辨也日南安井氏有憂於  
此著辨妄一篇以辨耶蘓  
之妄誕不經乃遠寄一本  
以請序余受而閱之辨駁

攻擊鑿々中竅使讀者心  
服首肯是書之出吾知如  
太陽出而群陰散足以奪  
彼徒之氣而祛我民之惑  
豈不美哉豈不快哉安井  
氏今之老儒既絕意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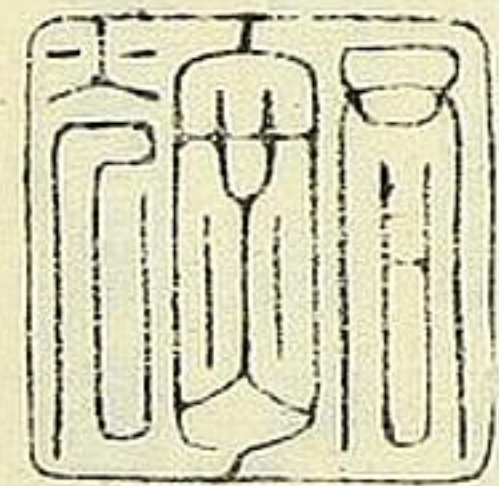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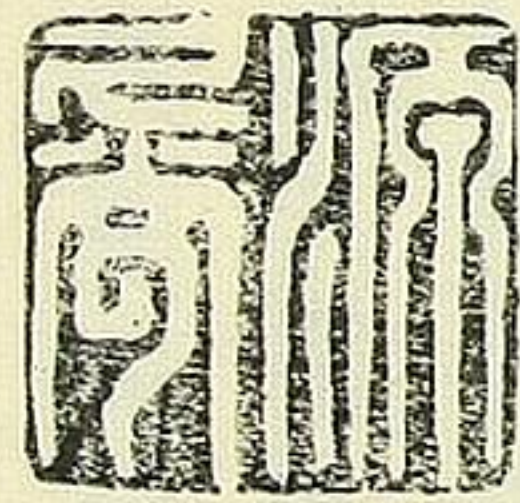


而其憂世距邪之志纏綿  
不能自己猶如此此其心  
與孟軻之距楊墨韓愈之  
排佛老何異焉而其功蓋  
亦不在其下矣余雖不文  
亦與安井氏同憂者安得

不樂而序之

明治六年五月上浣

從二位源文光撰





御田原文庫

辨妄一

半九子既老事間氣暢取西書而讀之既而投卷歎曰甚矣西書之妄誕不經也其言膚淺本不足辨然蚩蚩之氓為其所誑惑者至死不敢變是亂之本也今也其害駸駸將及我則亦不可不辯焉乃據其言而條晰之其書曰有神曰耶和華先天地而生是造天地日月星辰及兩間所有之群物六日而成乃以第七日為安息日又聚塵土依已像造人其名曰亞當既而又曰人獨處未善兼阿當酣寢之時取其一脇實之以肉以為之妻其名曰夏娃是為天地萬物



之主夏娃為蛇所誘食其所禁之果乃罰婦女以胎  
孕之苦重加以產子之艱我聞神也者有靈而無  
形耶和華六日能造天地萬物神莫大焉乃其形各  
麼與人相像不亦奇乎其造亞當聚塵土以為之質  
夏娃則拔亞當一脇以肉實之是造人必須其材不  
知造天地日月萬物又以何物為之材也凡生物蛇  
最狡則如不造之何為又造蛇使之誘夏娃食其所  
禁之果也蛇不能言傳其學者恐人信乃文飾之  
曰魔鬼化蛇然據其書魔鬼乃偽使徒之隨地獄者  
當亞當之時亦未有使徒也如夏娃食所禁之果不

為無罪罰之亦可夏娃之罪并罰後世婦女使之  
產子是艱何其冤也凡有血氣者皆有雌雄牝牡各  
相配以蕃其類彼亦犯何罪使其雌與牝受胎孕之  
苦也假令夏娃不食所禁之果將終身不產子邪則  
不免復聚塵土造人何耶和華之不憚煩也亞當至  
挪亞十世約二千年耶和華見世人罪惡貫盈悔已  
造之欲并禽獸虫豸而盡滅之而獨喜挪亞信已預  
命之造巨舟長三百尺挈其妻子及生物牝牡各一  
以登舟既天破大淵之際大雨四旬晝夜水高於天  
下高山十有五尺溢於地者百五十日徧地生物盡



滅矣。水既退，乃許挪亞三子散處於天下，甚哉耶和華之暴也。雖世人罪惡貫盈，未必盡為桀蹠，其中必有差善者焉。今不導之以其道，又不分其罪之輕重，大小出其不意，卒然破大淵之隙，盡淹殺之，并及禽獸，獨愛挪亞，使之預造舟，以免其災。用心如此，安在其為天地主宰哉？而傲然自詫曰：我不偏視人，其誰肯信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雨於是乎降，視天蒼蒼，我又不知所謂大淵者在何處也。挪亞至耶蘇之父約瑟五十世，假令一世四十五年，約二千三百年，耶蘇生於我。

垂仁天皇三十年，為漢平帝元始元年。據漢史而上推之，至唐堯洪水之時，亦約略二千三百年。挪亞子孫處亞西亞極西之境，其地與漢土隔蔥嶺，印度河與江河同出於蔥嶺，其經其東，以入于南海，猶江河經漢土，以入于東海。然則其言洪水者，蓋與堯時同。其言信也。高於天下高山十五尺者，虛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孟子述之，乃曰：下者為巢，高者為營窟。夫水高於天下高山十五尺，地球皆為海矣。漢土之人，安獨得為巢窟而避其患哉？然則所謂天下者，亦不過埃及紅海猶太彈丸之地而已。



蓋其地卑下，又挾於印度埃及兩大河之間，而洪水之時，智寶未開，是以衆民不免溺死，獨挪亞其家稍富，作巨舟以運財貨，洪水偶至，乃乘之，以免其患。後人欲假耶和華以威其民，捏造妄語，以神其事耳。何以知其為捏造也？耶和華觀民建邑與塔，恐其相誘，以趨奢侈，不可得而制，乃淆其口音，使言語不通，夫天之置民，限之以大海，隔之以高山，民居其間者，各安其土，而習其俗，其異言語，猶其異風俗，豈待耶和華淆之哉？其書所說皆此類。若盡辨之，踰月未可竭也。耶和華既愛挪亞，延及九世孫亞伯拉罕，以至其

玄孫摩西，數顯見於其前，與之語甚詳。亞伯拉罕初名亞伯蘭，孫以色列，初名雅各，皆命改今名。以色列不愛嫡妻利亞，而愛其妹拉結，耶和華使利亞懷孕，後又眷念拉結，聽其懷孕，耶和華六日能造天地萬物，何其大乎！今也為其所愛，顯見其形，命改其名，又調停其夫婦，令姊妹無怨，嗙嗙然如細民於家人，抑又何小也！以色列子約瑟為諸兄所忌，耶和華乃與之偕往埃及，及其王法老夢七美牛與七弱穗，使約瑟圖之，約瑟曰：「七豐年之後，必有七饑年，王以為神，舉以為相，乃於七豐年中征五分之一，以充七饑年。」



之糧及宇內盡饑皆糴穀於埃及約瑟能知七年之饑則耶和華亦必能知之耶和華推安息日之例嘗以第七年為安息年不許民勤其業或恐無所食乃曰我於第六年為爾生三年食是宇內之豐凶在其心也彼既為天地主宰則宇內之民皆其民也何不變饑為豐以救之必使之竭其所有之財物以就約瑟糴米使約瑟成其名也且埃及者亞非利加東北一隅之地而已雖貯七年之穀安能救宇內七年之饑哉其不足信亦明矣唯其不足信也故雖奉其教者亦不肯以第七年為安息年而廢其業非以智所

能及不可欺以非其道邪及導約瑟子摩西出埃及欲施奇幻以揚己名於普天下故剛愎法老之心使之不肯釋其出境九變其術以困埃及之民益出益奇及終家殺一人以及諸畜以色列族既出矣復使法老追之淹殺其衆於紅海中耶和華能剛愎法老之心亦必能和順其心何不使之禮遣以色列族以全其交必困苦其民終之以虐殺也夫施幻術以攫大利者人猶憎之况欲殺數萬之衆以揚己名於普天下彼所謂魔鬼之虐恐亦不至此而謂天地造物之主為之邪獨十戒中敬父母與戒殺貪盜淫蓋得



我道之一端、然彼能言之而已、其所必行、則在罪拜他神、與事偶像、與不信己者、故亞倫作金牛而拜之、則罰之、隣國事他神、則滅之、哥喇輩逆己、使地吞之、以色列之二女不嫁、姊妹相謀、醉其父、代與之同寢、其既寡之媳、帽面偽妓、以與舅淫、皆公然產子、其可醜、甚於禽獸、而未嘗罰之、是縱淫、且許慢父母也、摩西之出埃及也、使之掠其金銀器皿、是誨盜也、其導摩西滅鄰國也、使國人獻其所掠五十分之一、及其初出之子、與畜、而其子與羔、則以金贖、還之、是不唯不戒貪、已先自貪、以導之也、淹殺其所憎者二、一以

浩水、一以海潮、及摩西滅敵國、又命之盡戮其民、其好殺、孰大於此哉、通考其書、蓋挪亞者始事大神、其敷衍之、則溯於亞伯拉罕、而成於摩西、摩西姦雄、張皇耶和華威福、以蠱惑民心、然後以兵加之、敵國未可擊、則曰、耶和華不許、見其可乘、則曰、耶和華導之、偃然思拓其境、是以其書未嘗及他族、而其所記之地、止於亞西亞、阿非利加、邊隅之堦、是其明證也、

### 辨妄二

人之立於世也、父生之、君牧之、二者之恩、莫大焉、聖人立所以報之之道、曰忠、曰孝、推孝以擴之、自齊功



縞麻以至無服之親皆親之愛之推忠以擴之自卿士大夫以至府史胥徒皆敬之貴之猶以為未足也又推之以至四海凡橫目之民與我同類者莫不撫恤焉而後人各得其所而天下平故生民之道唯忠孝為大矣猶太國有耶穌基督者祖述耶和華之教以君父為假其真君真父則在天耶和華是已而已即其愛子天主特降己以救世故愛己即愛天主而天主賜之不死之榮不弊之冠矣何以謂君父假也父母能與我肉身而不能與我靈君能死生我肉身而不能死生我靈肉身假也靈真也尊真卑假天之

道也故其設教也使人疏其父女疏其母婦疏其姑然知骨肉之愛不可得而絕也又粗以愛父母立說而恐其愛之過於愛己乃又曰愛父母過於我不宜乎我愛其子女過於我不宜乎我耶穌方與眾語其母與兄弟立於外欲與之語或告之耶穌曰何者為我母何者為我兄弟蓋欲示其徒以至公而不知自陷於悖逆也其徒有父死者請往葬之耶穌不許曰爾從我任夫死者葬其死者言父與葬父者同期於盡爾從我則其靈永不死也至君人者則眇然邈視之未嘗說所以事之之道不唯未嘗說所以事之之



道國君有不信己者稱之為敵必欲克之以令服從於己而讎視稅吏與盜賊同溯其源則是讎視其君也蓋彼自稱為天主之子則天下無尊於己者其蔑視人主固宜故其徒士北拉魯答諭已拜王者曰我不知地下王與神唯崇拜在上帝我以大道所積之金輸稅與王尊之為主而不向之屈膝是以輸稅為主為己施恩於君也嗚呼聖人以忠孝立教當道之不行也猶有弑君與父者焉今也以君父為假別有真君真父尊於君父者以耶蘇之故獲罪於假君父真君父深愛之為之增天上之榮其受罪益甚榮

之益大以此導民民無復所畏憚凡可以利己者何事不為是以奉其教者寧背君父不敢違耶蘇之教寧害肉身百年之命不敢失天上無窮之榮蠱惑至此刑罰不足以威之爵祿不足以勸之為之君父者不亦難乎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者聖人所不敢質言而賢者所不知也而耶蘇鑿鑿言之如說曾游之地假令其言信其所言永生不死者非獨謂靈邪靈之知覺主於肉身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逸物先與之接而後靈始能知之耶蘇雖以肉身為冥頑無知者亦未能耳



言而目聽、肉身既壞、物無所接、則五欲七情、固無所動也。而述其教者、猶強說之曰：夢有苦樂、則靈亦必有苦樂矣。不知夢之所感、亦因肉身而發。世未有夢首行而足執者、何則？肉身所必無、夢亦不至也。然則情欲因肉身而動、苦樂從情欲而生、靈既與肉身離、則其無苦樂亦明矣。雖則耶蘇不能誣靈、以情欲故、亦曰：由死之復生者、則不娶不嫁、飲食男女、人之本欲存焉。靈既不娶不嫁、則亦必不飲不食、何有於其餘哉？然則不敝之冠、我亦何榮、不滅之火、我亦何畏。耶蘇果天主之子、能福佞己者、而禍愛其君父、過於

己者、我寧為魔鬼、不能為不忠不孝之人矣。

辨妄三

耶蘇流血、以贖世人之罪、既刑三日、復蘇、白日昇天、此亦其徒捏造之言耳。當耶蘇之時、南有浮屠、北有喇嘛、皆製偶像、以神事之、其教甚盛。耶蘇年少、氣銳、以活神厭之、欲一掃二教、以歸己。觀其書所載、皆與二氏爭競之事。故其言曰：我之來也、非致平、乃興戎耳。又唱受苦增榮之說、以固其徒之心、相助以排之、持之堅、辨之疾、是以二教之徒、憎之如鬼蜮、而其徒又過尊耶蘇、陰稱之為王、或欲遂推之、以為王。故王



其地者亦忌之。此其所以釘於十字架也。耶蘇若欲殺身以贖罪。臨將刑之夕。當坦然無所憂懼。而心為之忡忡。終夕不能寐。喚起其徒。強與之語。況其死成於猶太利三十兩銀而賣之。非耶蘇自就之也。耶蘇不知猶太將賣已。擇之充十二使徒之數。其不智甚矣。又焉知流已血之可以贖眾罪哉。至既死而復蘇。與其徒相見。顯與其所曾說相戾。夫耶蘇所云永生不死者。特謂其靈耳。若肉身則一壞不可得而復。耶蘇以此誘其徒。而獨自蘇其身。豈非貴肉身以賤其靈邪。且耶蘇將昇天。天也者空而已。即能蘇肉身將

何所著足。天之不須肉身亦明矣。故耶蘇之將死也。大聲喊曰。父乎。見挖靈魂交父。何曾言交肉身也。假令耶蘇欲且蘇肉身以顯其神。宜廣與世人相接。使之益信其教。而獨與其徒及所善諸老婆語。世人固不得不疑其誕。何耶蘇之不通人情也。此皆掩耳盜鈴之類。欲蔽益露。耶蘇死三日。土人見其冢發而無屍。以為其徒盜之者。蓋得其實也。耶蘇既戮死。推其徒之情。必恐世人輕其教。於是唱流血贖罪之說。竊取其屍。稱為復生。猶恐人不信之也。又引豫言而證之。初耶和華之諭。亞倫以踰越節之例也。曰爾必食



之於一室之內，毋少携其肉出於室外，爾亦毋折其一骨。耶蘇之就戮，與二盜同釘於十字架，其明日為踰越節，吏命速收其屍，二盜未死，乃折其足骨。耶蘇既死，故不折其骨，遂引耶和華毋折骨之言以為預言。耶蘇代衆贖罪之事，然耶和華所云其肉其骨，謂踰越節之羔耳。若以為不折耶蘇骨之證，則誰又食其肉於室內也？孟子曰：遁辭，知其所窮，我於耶蘇徒半見之矣。

辨妄四

術奇幻以蠱人心，卑君父而尊其神，輕生前之道而

重死後之福，天堂以誘之地獄以恐之，耶蘇與浮屠同，其不同者耶蘇獨不說輪迴而已。佛之行於我久矣，何必防耶蘇？是顛蒙者之見已。浮屠雖與耶蘇相類，其間自有輕重厚薄之殊。浮屠曰：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耶蘇則直以君父為假矣。浮屠為君父修冥福，猶有追遠之意；耶蘇則死即絕之，不敢復祀，視之如犬馬。然浮屠久行於我，今亦知奉世法。耶蘇則傲然自尊，不敢屈膝於王公，然是皆未足為人主辯。我所懼，獨在其敗俗與釀亂耳。耶和華自稱嫉妬之神，不許其徒拜他神。耶蘇益嚴其法，誓欲滅



辨  
他神故亦曰我之來也非乎世乃興亂耳今一奉其  
教  
神祖而下

聖君賢佐忠臣烈士之廟不得不盡毀之而下至士  
庶亦不得祭其祖禰此豈我忠厚之俗所能忍為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於厚矣聖人事死如事生  
豈必問其享與不享哉所以盡吾誠而導民於厚也  
今也君父死則絕之視猶禽獸而獨求己在天之榮  
是專以利導民也無乃我忠厚之俗化而為魑魅乎  
浮屠之行於我千餘年民各奉其所信雖嚴禁而痛

絕之其情未易遽奪即斷然行之得無天下為之騷  
然乎晚近之俗厭常而喜奇日甚一日況暗於理而  
怵於禍福民之情也故其言愈淺惑之愈深耶穌之  
言膚淺主利民畏死誘之以不死之榮民喜富勸之  
以不朽之財而不奉其教者畏之以不滅之火好利  
之徒或為其所眩惑轉輾相牽倏忽成黨必將欲攻擊  
拜他神者使之歸己出死力而爭之其患甚於奉浮  
屠者防耶穌若知其害而中禁之彼必悍然與上戰  
得其所欲為而止往時天草之賊即其明驗也故一  
開其教雖欲悔之非盡戮其徒不可得而禁何則彼



辨  
以為耶蘇死為增天上之榮也可不慎乎我聞奉其  
教者西洋既岐新舊而二之米利堅則分為二十五  
彼此相軋毫不假借以他故爭者乞和則聽之以教  
構兵不肯復納其降必殲其類而止夫所謂教者將  
以治其民而平天下也今也爭教相殺至以殲其類  
何以教為且彼同宗耶蘇其所爭蓋分毫之差耳然  
猶相殺而不相假借浮屠即彼所謂像教其所欲盡  
力攻擊以必滅之也而我又有神道者流其力雖微  
亦皆以奉鬼神為教三者並立斯民之爭豈有窮已  
乎哉然此猶語其害於內者而已不幸海外有姦雄

如摩西者欲假此以拓其境民心既蠱必將倒戈以  
攻後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焉今海外通親萬無有  
此事然人與世移勢與時變備預不虞有國者之大  
戒也故謂耶蘇可開者將使天下駭然者也將殲我  
民者也將使我君父不得一日安其位者也

辨妄五

曠古草昧聖人之道未明而人之好智喜怪必欲知  
天地生民之初是以皇國有神人產國之說漢土有  
鍊石補天地之言不獨耶和華造天地也當少皞氏  
之衰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



要質、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以絕地、夫之通、於是人紀始、以建矣、及  
堯舜氏興、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威之以五  
刑、勸之以九德、自時其後、聖人代興、禮樂制度、窮極  
其盛、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其不可為教也、故治天  
下之道、莫備於漢土焉、西土遠漢、未聞聖人之道、而  
亦無可以易耶和華者、且西人明於天文、晰於地理、  
若夫妄誕、必有能辯之者矣、智者恐革之激、其變點  
者、欲藉以拓其境、是以未能變曠古之習焉耳、然則  
天地民生之初、果如何也、曰、聖人所不語、我不敢知、

然耶蘇徒鑿鑿言之、我民或惑之、其禍有不可測者  
焉、我且憶說之、夫地與五星、皆以太陽為心、日夜運  
轉於虛空中、各有其度、地則日轉一度、三百六十有  
六轉、乃能一周、太陽是為一歲、歲有四時、十二月、二  
十四節、七十二候、皆以太陽遠近為之名、萬物以生  
以長、以成、以收、其氣所不及、地不能生物、萬古一定  
未嘗變其度、然則地球者、太陽為之主、既為之主、而  
能榮枯盛衰、其所生之物、則謂太陽造成、地球亦可、  
其於五星、亦當然耳、積灰生蠅、腐水產鱗、以此推之、  
生民之初、蓋亦氣化耳、其稟陽氣者為男、稟陰氣者



為女。男女既判，各相配以蕃其類。物皆然，人何獨不然。其所以生為男女，則聖人嘗於大易一言之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於人也，以父母齒及受胎之月為三爻。純陽純陰則勿論耳。一奇二偶則得男，一偶二奇則得女。其當男而得女，當女而得男者，是謂天人之變，必不能成長。或三歲或六歲，未有能過十二歲者，天之數也。月亦

一地球本無自光，受日光以為光。其所以能參成男女者何也？曰：鏡亦無光，執以暎日，可以照屋梁，謂之非日輝則不可。月之照地，亦猶如鏡之照屋梁耳。月以地球為心，以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其外，乃天之所以衛地也。故能感其陰類，互物之肉，隨月盈虧而潮汐進退，從其出沒，是其明證也。婦人亦陰類也。故其經水月必一行，而其受胎歲只四月，月只三日，以其齒與經行淨後為之度，則月之能參成男女，亦何疑焉哉。至其壽夭、美醜、禍福、吉凶、智愚、賢不肖之殊，則六物為之。當父母流氣之時，六物皆善，五福咸備，六



物皆惡則六極盡鍾或善或惡爰為中人此世之所  
以多中人也何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已故所謂  
靈者與肉身偕生其從齒而增猶肉身逐年而長非  
父母先與肉身然後耶和華人人而授之靈也昔聖  
王之御世也仲春之月先雷三日道人振木鐸以令  
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  
凶災然則人之不具有凶災風雷非常之變亦能為  
之不獨六物也其獨言不具與凶災者其智愚賢不  
肖學之與習可以移之而禍福吉凶亦其所自取君  
子安命壽夭不貳脩身以俟天命教之道也其論人

所以生如此明且盡之安得以死後不可知之靈而  
清之哉我聞前四十年而來西土亦有悅聖人之教  
者曰治天下莫孔夫子之道若焉輒近則梓行聖經  
譯以國字此將欲敷其教於國中也況其人固聰明  
非若北狄南蠻不可得而教誨之類不久我道其將  
行於彼與君子道長則異端必消自然之數也我若  
今日啓耶蘇數十年之後得無如浮屠滅於印度而  
獨遺害於我國乎哉在上君子其可不再思焉乎



鬼神論

有轟然震於天者，指而告人曰：雷也。人從而信之，有奮然躍於淵者，指而告人曰：龍也。亦從而信之，以其有形與聲耳。是故風之蓬然而行也，號於萬物之竅，氣之蒸々而升也，浮於朝陽之隙，故有是物，必有是名。因名以求實，雖變如雷龍，微如風氣，我得而察之，其唯鬼神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若森然充於天地之間，而莫能得其狀，則古者何以設是名也？今夫遠夷無文之地，得疾而禱，遭災而禳，天地有祭，山川有祀，非有聞於吾道也，非人指教之也，發於情而



行於事然後其心安焉橫自之民不謀而同是之謂  
鬼神之實也何以言之途之人相遇於野好惡動於  
彼而順逆之氣應於此心之無形猶神之無狀目不  
能見耳不能聞而彼我已接於冥々之中非唯以其  
有物邪鬼神之於人亦猶此焉爾然則聖人設鬼神  
之名蓋得之人情也人情天也所以行之者人也人  
與天合而道生故道也者所以達人情而防其溢也  
而於鬼神乎最慎之夫鬼神雖無形聲可徵焉有時  
乎成狀故聖人嘗於繫辭而一言之然亦有正焉有  
妖焉不足以為訓而魂氣之所動人又以禍福災祥

而視之畏而敬疑與信半其善易導其惑易成謂是  
可以設教而適道矣而衷情所根其溢有不可不防  
者焉於是為之圭几廟壇以顯其位薦之牲牲黍稷  
以明其享拜跪以事之歌吹以樂之齊明盛服極其  
誠敬使民能知其所當祀以達其情而以左道惑民  
者殺其道可謂備且嚴矣然猶恐其或惑也故詳其  
事於禮而畧其理於辭不敢質言之不得已而論之  
必曰如以狀之如云者不得而接其形與聲之謂也  
夫其不得而接者即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聖人  
之精乎情如此故神人以治而民享其福矣及至後



世智慮淺短，專任耳目，不復求乎古人制禮之意，徒聞鬼神之名，而不見其形，固已疑其無矣。然猶曰：是聖人之言也，不敢顯然與之倍，必欲得其形而明言之。而精氣成物，游魂為變，亦不足以伸其說。於是強求之理，見二氣所以往來，乃曰：是鬼神也。見其榮枯盛衰於物，乃曰：是其跡也。至以為鬼神成狀於心而極矣。而我理不足以勝彼情，語之益詳，聽之益邈。其民渙焉，日離草鞋有神，野狐有靈，木石之怪，莫物不祀。傑者興於其間，益張皇其說，以羅斯民，而王侯所以御下之權削矣。故婚姻之禮殺，而世多淫刑，享獻過也。

饋問之儀失，而賄賂公行。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意微，而假左道以惑民者，偏於天下，皆不知道原於情之過也。



與某生論共和政事書

衡白某克足下足下往日來問同學之徒百有餘人  
盛唱共和政事之美謂非此不能以富國強兵其是  
非如何偶坐有他客不欲深言之粗言其不可而止  
既而思之恐足下為其害止於此故復脩書以詳言  
之足下亦知所謂共和政事者邪昔者周厲王無道民  
不忍王流王於彘天下無君七年同姓諸侯恐周室  
之覆相共適京師為政當時號為共和故共和者天  
下無君群臣相共為政之謂也若必欲行之於  
皇朝不知將置



主上於何地也。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夫廢立何等事，今也公然唱之學館，而為之師者亦不知禁之。以我道論之，赤族不足以償其罪，寧暇問其是非哉。然其所以至此，蓋亦有由而然。西洋土瘠穀少，不足以自給，是以為奇技淫巧，廣與四方貿易，以補其缺。是以其權在商，勢與王侯相抗，俗又奉耶穌教。耶穌之立教，以君父為假，輸財於己，謂之積於天上，計吏收稅，憎之甚於盜賊。是以民邈視其君，而貴耶穌為真君之子。此共和政事之說，所以盛行於西洋也。洋學之徒，不知忠孝仁義之為何物，粗能讀解字，則便

淨慕艷稱，為至當不易，不能究其理，非成敗所在，其言悖逆至此，而不知自陷於赤族之罪。故好異不已，流為耶穌，耶穌不已，陷為無君無父之人。邪說之惑人，如阿片之釀歡夢，日覺其可樂，而不知其受害既深，雖欲悔之，不可復及，可不慎乎。然此特論其賊義耳。至其害國勢，抑又有甚焉。夫人之難知，甚於隔牆察物，以堯之大聖，廣咨賢材於群臣，而為之臣者又非皆阿黨謀利之人。然或勸繇，或稱共工，何則？其智有所限也。禹曰：知人則哲，維帝難之。孔子亦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憎之必察焉。故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以



尋常之人舉其所賢雖盡心公撰亦各止其所見未必得特絕之才且其所舉素無君臣之分甲不可則推乙乙不可則進丙易置之如奕碁然而其有才藝者苟見推於衆人皆可以握國柄於是養望于譽冀中其撰既得之又恐失之而國非其國民非其民安危存亡如胡人視越人肥瘠其所施為仰權豪鼻息以為之向背唯恐失其意而廢黜近時佛蘭西久在圍城中不能出城一戰特行側媚於權豪以固其位而不逞之徒劫官殺吏上下相待如路人至糧盡乞降而止安在其富國強兵哉獨米利堅興於流氓始

無君長及華聖頓却萊兵為置共主四年一更其法若最無弊者然近聞其情其為共主者冀展期限擬代立者爭欲得之賄賂旁牛醜聲遠播殆有不忍聞者焉以予所見其勢亦將不久而變矣夫利之所存不以義制之其究必至亂故聖人建法諸侯以上皆象賢士大夫世祿而鄉舉里撰以助其不逮雖開有無道之君積威之所壓民不敢作亂分定故也孟子曰貴貴尊尊賢其義一不可易焉耳況

皇朝以忠厚建國自  
神武天皇定都於橿原



列聖相承，培植斯民，深仁渥澤，淪其脾胃，是以民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有言涉悖逆者，憎之如虺蜴。雖道有汗隆，運有否泰，一姓統御二千五百有餘年，以豐臣氏之豪華，猶不敢覬覦神器，非亦以分素定邪？況

今上英明，冲年能復舊物，百度皆熙，未聞有失德之事，可謂不世出之主矣。而淺學無識之徒，欲取無君之邪說，以施之皇國，謂之赤族之罪，其誰為不可？昔者楊墨塞道，孟子闢之，使聖道復明於後世，耶蘇之塞道，百倍楊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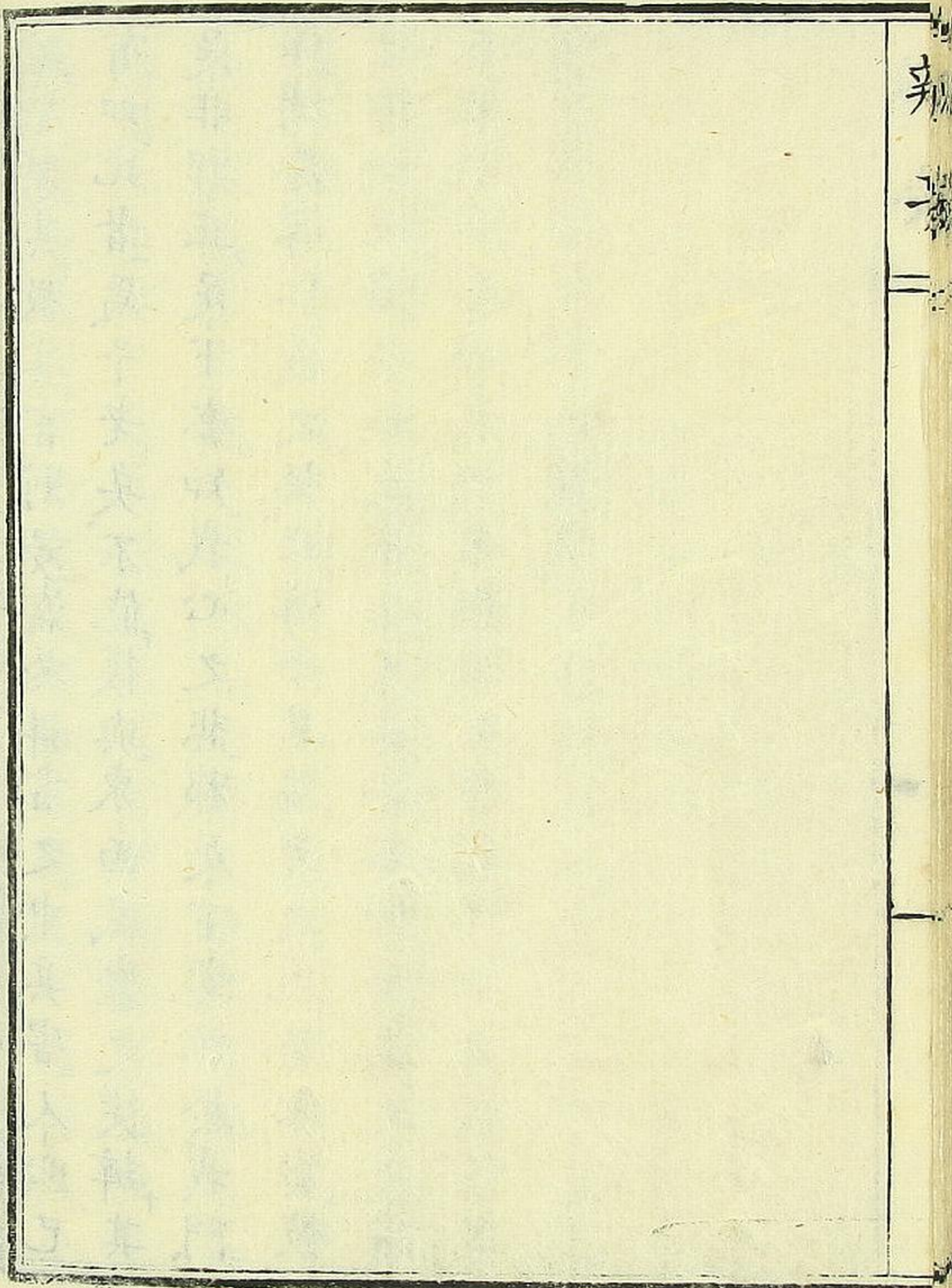
雖嚴禁其教，其言則浸淫於洋書之中，其害人心，已有如此者焉。予老矣，不能復與東西風靡之徒辨其是非邪正，足下亦知我心之悲邪？足下嘗游於我門，與聞忠孝仁義之說，非淳乎？異端者之比，苟亦與彼徒附和以唱共和之說，其罪甚於不知而為之者，請自此絕，勿再踵我門，若猶未也，亦慎所以自處，書不盡言，唯足下思之，頓首。





150

010190528729



新  
刊

48-12823



